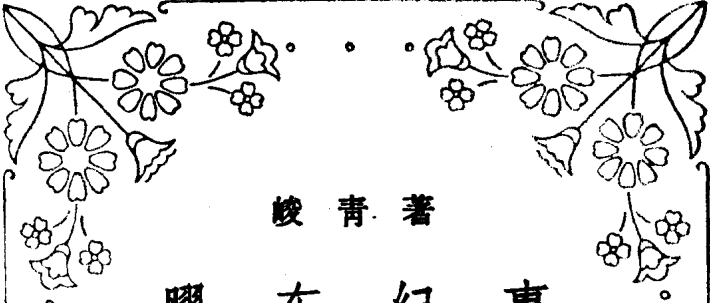


膠東紀事

峻青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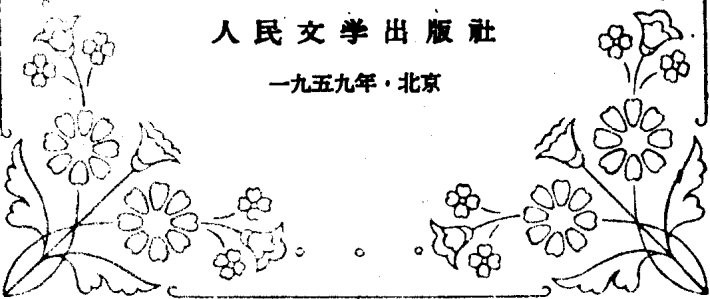


峻青 著

膠 东 紀 事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膠 东 紀 事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天 津 市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书号 1461 字数 204,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9 $\frac{1}{8}$ 插页 1
195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3) 1.45 元

目 次

馬石山上.....	1
黎明的河边.....	40
黨員登記表.....	73
最后的报告.....	91
烽火山上的故事.....	147
变天.....	170
老水牛爷爷.....	188
老交通.....	212
繼河上的春天.....	232
老許.....	247
山鷹.....	262
后記.....	289

馬石山上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

灰色的天空里，飄揚着星星点点的雪花。

尖溜溜的西北风，在光秃秃的树梢上怒吼着，吹得人們的脸頰和手指象刀刮一样的疼痛。

他們一行十个人，都穿着发下不久的嶄新的瓦灰色棉軍裝，抗着大枪，挂在腰間的刺刀碰撞着洋瓷碗，叮叮当当的响着，沿着收获后的荒凉的山野小路，急急忙忙地向东行进。他們的身上，落着一层黃色的浮尘，他們底发紅的脸上，却都冒着汗珠，显出了疲憊而又紧张的气色。

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个結实得象鉄墩子似的宫班长，說他象鉄墩子，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二十四五的年紀，个子不太高，胖敦敦地，渾身都是劲儿。圓圓的大脸，黑中带紅，就象一块烧得半紅的磚。眼睛不大，眼神却非常銳利，象两道閃电似的，又尖又亮。从他这副外表看起来，就知道他是一个渾厚淳朴而又有、着非常大的毅力的人。他很少說話，最激动的时候，也从不大喊大叫，只是額上的青筋，比平时会更高的綳起，鉄似的下顎，不停

的蠕动。走在宫班长后面的，是机枪射手大老矫，这是一个和宫班长恰好相反的人物。他又高又大，简直象一尊丈二金刚，两只大手象蒲扇似的，呼呼地直往脸上搧风，在这样冷的天气里，他还觉得热，把棉军装的钮扣也解开了，袒露出黑毛森森的胸膛，轻机枪扛在肩上，要换肩了，就把枪从右手向左手一甩，象拿了根枯树枝似的，他的力气是非常惊人的。他喜欢说话，声音又大，说起话来就象打山仗一样，老远就听见。你如果要找他，那很容易，你只要侧着耳朵一听，就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的脾气很暴，急性子，吃软不吃硬，什么事看不顺眼，就非发作不可。他喜欢痛快，喜欢直讲直说，因此，他和班里的那个喜欢玩弄点小聪明的王魁，就经常顶嘴。现在，王魁正跟在大老矫的身后，他长得很清秀，人也很聪明，识几个字，打仗也很勇敢，可是，他最使大老矫讨厌的地方就是他好表现自己，说话又尖刻。大老矫最喜欢的是小刘和小张，现在他们两个正走在队伍的最后尾。这是全连年纪最小的两个小鬼，他们都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好，不管做什么总是在一起，许多人都说他们是弟兄俩，确实很象。不仅是面貌、身个相似，性情也差不多，如果说还有点不同的话，那就是小张特别富于感情，喜欢回忆，喜欢留恋相熟悉的旧人，有时也容易伤感。特别是班里的同志们有了伤亡的时候，而小刘则比他理智一些，胸怀也比他开阔一些。他们都话语不多，爱红脸，腼腆得象两个小姑娘似的。可是打起仗来却非常撒野，直冲直上的，活象一对小老虎。在去年春天郭城战斗中，他们两个一口气冲上了耶稣教堂，还得了一挺“马克沁”机枪哩。……

现在，他们十个人爬上了一座不太高的长满了松树和梓潼丛的小山。在山顶上一群大青石下，他们停住了。

“休息一下，同志們。”班長擦着臉上的汗水說。

“好他媽的，這一口氣可跑了不少的路。”大老矯把機槍放下，摘下帽子來，呼打呼打地搗着胸膛，向西望着說：“媽媽的，等着吧，等着我的機槍在你的屁股後面叫一聲。”

西面，正在响着緊密的槍聲，這槍聲，听起来很寬廣，几乎从南到北都在响。村庄燃燒的黑煙，也很寬廣，象一團團黑雲似的，沿着起伏的群山，从南到北，一直蔓延到看不見的地方。炮彈，在对面的山上爆炸着，光禿禿的山脊上，不时地涌起一朵朵橡樹似的黑煙。山野里，到处是逃難的人群，人喊聲、驢子的叫聲亂成了一片。……

小張站在大青石上，右手拄着馬大蓋，左手打着眼罩，直盯盯地望着西面冒煙的村庄。他那孩子氣的脸蛋繃得緊緊地，一雙大而黑的眼睛上，閃動着一汪淚水，胸脯一鼓一鼓地，顯得非常激動。

“當中冒煙的那個地方，是不是郭城，小張？”小劉也很激動地望着西面問道。

“是。你看，那不是林寺山嗎？下面就是郭城。小劉，你还記得于大娘吧？”

“哪個于大娘？”

“河南村的，你忘啦？打郭城時咱們在她家住了一個多月。”

“哦，她呀，記得，記得。”

“老人家真好，就象咱們的親媽媽一樣，要不是鬼子在後面趕着，我真想去看看她。”小張說。

“她不一定在家，大概早轉移出來了。”小劉說。

“唉，這樣冷的天，大人孩子跑到山里不能凍壞了嗎？”小張望着山野里亂跑着的人們，嘆息地說。

正在这时，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头子，牵着一只毛驴，从山下坡走了上来，一看见战士们，紧走几步，问道：

“同志，你们是从哪面来的？”

“西面，”班长说，“有什么事吗，老大爷？”

“我打听一下情况，”老人说。“西面的鬼子到了什么地方了？”

“到了林寺山了，郭城、战场泊都发上火了。”

老人眯起眼睛，望着冒烟的地方，叹了口气，问道：

“同志，你们知道从哪面能转回去？”

“往哪转？”

“往西。”

班长摇摇头：

“对不起，老大爷。我们和你一样，也是不了解情况呵。只是听说鬼子的战线很长，你家是哪里，老大爷？”

“莱阳。”老人忧愁地说。“我们全家出来两天啦，插了两次都没能插回去。唉，这怎么办？”

“往东再走走看看吧，老大爷。”王魁说。“敌人的扫荡是不会太久的，往东是山区，他们的兵力可能分散开，到那时再找空隙转回去。”

“是啊，”老人说。“可是刚才听说东面也发现情况啦，是吗，同志？”

“没听说，也可能。”班长说。

正说之间，空中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呜呜声，接着，一颗炮弹，在他们右面的一片松林里爆炸了，地面上象突然冒起了一股喷泉似的，松树和沙土一起飞上了半空。

西面的山顶上，同时响起了机关枪。

“同志們，敵人又到了西面山上了。”班長說。“老大爺，你快走吧，這裡不好。”

老頭子牽着毛驢，大聲地招呼着蹲在石坑里的老伴和兒媳，驚慌地向東跑去。

大老矯望着西面响槍的地方，恨恨地罵道：

“媽的皮，老是跟在屁股後面趕，我真想着給他一梭子。”

班長笑了笑說：

“不用忙，有你打的時候。走吧，同志們！”說着把手一揮，於是，十條疲憊的影子，又繼續向東行進了。

二

這十個戰士，是八路軍五旅某團的一個班。七天以前，他們接受了命令，護送着一批幹部到西海去。出發的時候，情況還沒有發生，一路上非常平靜。可是當他們完成任務回來走到中途的時候，敵人的冬季大“掃蕩”開始了。

這是一場規模巨大、空前慘酷的大“掃蕩”。

每一個生活在這一時期的膠東人，都不會忘記了這一個血的日子。

敵酋岡村寧茨親自指揮，糾集了青島第五混成旅團，煙台、威海、萊陽等各據點里的偽軍，以及駐玩底（萊陽城東南的大鎮）的國民黨軍隊趙保原部，一共三萬多人，東起東海岸，西到煙青綫，南起青島，北到煙台，以密集的隊形，構成了一個大網，把膠東半島的東部團團圍住，從四面八方一齊往一處拉縮。

大批的日本艦隊，停在黃海和渤海的老洋里，封鎖着各個港口，連一條捕魚的小木船也不放過。日本飛機，成批的在半島的

上空投彈、掃射。地面上，國民黨趙保原的部隊在前面當導引路，日本人和偽軍隨後，把每一條山溝，每一條河流，每一個村莊，每一座樹林，都象梳頭一樣的梳過。白天，敵人到了哪里就在哪里插上太陽旗。夜間，滿山遍野燃起了野火。野火一堆連着一堆，和敵人的密集的隊形聯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方圓一二百里的大火網，這網，在很快地從四面八方往中心收縮着，收縮着。這個收網口——合口的終點，也就是即將到來的屠場，是岡村寧茨早已在他的青島的瑞士式的米色小公館里，五十分之一的軍用大地圖上用紅筆畫好了的，那就是崖子附近的馬石山。他們企圖在馬石山上，把膠東的抗日軍民一網打盡。現在，敵人正在按照着岡村寧茨的計劃，一步步地向着馬石山區逼進。……

這時候，宮班長和他的戰士們，並不知道他們已經被兜到網里來了，他們更不知道這個收網口就在他們前面不遠的馬石山上。現在，他們仍然拖着疲憊的腳步，夾在潮水似的難民群中，向東，向東，向着那即將到來的屠場上走去。

自從接受命令出發以來，到今天已經整整七天了。在這七天當中，每天他們都要趕八九十里路，戰士們的腳上都磨起了泡。到了西海的時候，連半天也沒有休息，就立刻向後走。走到萊陽，發現了敵情，他們才知道敵人已經開始了冬季大“掃蕩”。於是，這位鋼鐵似的班長，就毅然地決定，不顧一切疲勞，連夜狂奔，東去尋找部隊。臨出發的時候，部隊駐在馬石山以東的崖子一帶，他決定今天無論如何要趕到崖子去。

槍聲在他們的後面爆豆似的響着，村莊在他們的後面冒着黑煙，日本法西斯強盜正在那里瘋狂的燒殺，老百姓被趕在風雪交加的山野里，到處流浪。戰士們一個個氣得眼睛布滿了紅絲，每爬上一個山頭，大家就回過頭來瞪着一雙充血的眼睛，良久地

凝視着那正在燃燒的村莊，抑止不住心頭的激憤。曾經有幾次，機槍射手大老矯要求班長，准許他在山坡上把機槍架起來，打死幾個敵人。

“不行，我不能准許你這樣做。”班長說。

“我受不了，班長。”大老矯大聲地說，臉都急紅了。

班長看着大老矯激動的面孔，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他自己的心里也象大家一樣的激動，一樣的渴望戰鬥。可是，他知道：他沒有權利凭着一時的感情沖動去打死三兩個鬼子而結果被敵人粘住，他的責任是儘快地把同志們帶回部隊里去。而且，他也知道：部隊此刻一定要準備投入反“掃蕩”戰鬥中去，那麼，他更沒有理由爲了這沒有多大意義的一時泄憤的小戰鬥，而耽誤了參加大戰鬥。因此，他終於抑制了自己的激動，同情地拍了拍大老矯的寬闊的背膀說：

“暫時壓一壓火吧，老矯同志。只要咱們回到部隊里去，就不愁沒有仗打。”

“是呀！眼光放遠一點。”王魁說。

大老矯憤憤地瞪了王魁一眼。

於是，他們又繼續向東行進了。

越往東走，山野里的難民越多，村莊里却異常冷落，幾乎看不見一個人影。爬上松樹峯東山的時候，他們聽到北面傳來了一陣隱隱的槍聲。南面，也在响着炮。於是，他們更加快了腳步。……

天黑下來了。他們趕到了馬石山的山腳下。

忽然，一陣干燥而急促的機關槍聲，在山的東面响起來了。

“啊？”他們都吃了一驚。

這時候，馬石山下，象趕野市似的，到處都是逃難的人群。拉

着性口的，抱着孩子的，背着包袱的，喊叫着、拥挤着，有的往东走，有的往西走，有的向北走，有的向南走，也有的哪里也不去了，一动不动地蹲在地塍上，现出了听天由命的样子。

“老乡們，你們是哪里人？”宫班长和战士們走到一堆难民跟前問道。

“哪里都有，郭城的、河南的、战場泊的、发城的、柳树的、徐家店的……”难民們七言八語地答道。

“刚才东面放枪，有什么情况？”大老矫着急地問道。

“不知道，同志。現在是一点情况也摸不透。”

人丛中，有一个老大娘，挤挤巴巴地走到战士們的跟前，仔細地端量了一下，突然一把抓住了小张的手說：

“你不是小张嗎？”

“啊！于大娘！”小张和小刘同时叫了起来。

“啊呀，我的孩子，你們两个都在这里，唔，那个是誰？大老矫！”

大老矫狂喜地跑过来，拉住了大娘底手說：

“大娘，你怎么也在这里？”

“还不是被鬼子赶到这里来的嘛！”于大娘說。

“我說嘛，于大娘不会在家的。”小刘看着小张說。“大娘，刚才我們走到你們东山，小张还說他想要去看看你哩！”

“好孩子，你要去也不是时候，全家都出来啦。看，他們都在那面：我的儿媳妇和孙子。”

小张忽地跑过去，把小孩子抱起来，高兴地說：

“啊呀！小光长得这么大了。”

“是呀，长得比前大了；你还記得他的名字哩！”小光底媽媽笑着說，脸上却仍然有着忧愁的气色。

“記得，”小刘插嘴說。“他連做梦都在想着他哩。”

“听说东面也有了鬼子了。同志，你們說可往哪儿跑吧？”于大娘忧愁地說。

“不要紧，老大娘。”班长安慰她說。

“这个同志是誰？我怎么不認識？”老大娘看着宮班长問小张說。

“这是我們的班长。”小张說。“他两个月以前調到我們班上来的。还有那些同志你也都不認識吧？”

“不管認不認識，都是自己人。”于大娘說。“来吧，同志們。你們也餓了，快来吃点干粮吧。”說着，她就解开了包袱抓着一些饅头，直往战士們怀里塞。

正在这时，一股潮水似的人群，在薄暮的暗影中，从东面涌了过来。

宮班长拦住了問道：

“老乡們，你們有沒有从崖子一帶來的？”

“有什么事，同志？我就是崖子。”人丛中有一个老头喘吁吁地說。

班长說：“那面情况怎么样？”

“啊呀，我的同志，你們还不知道啊？东面的一条脊里，全駐上了鬼子，崖子已經发上火啦！”

“怎么，东面也有了敌人了嗎？”大家都惊异地問道。

“不光东面，南面、北面都围上来啦。你听，南面的枪声。可怎么办吧？同志！”

宮班长沒有回答，默默地抬起了头，展眼向四处望去。这时候，天已經完全黑下来了，破棉絮般的烏云空隙中，出現了战战兢兢的星星。四面环绕着的黑黝黝的山岭上，都在响着紧密的

枪声，惊慌的人群，越来越多的从四面八方方向馬石山这里挤过来了。……

現在，他完全看清了这个局势：他和战士们被兜到网里去了。这里，就是敌人收网的地方，这里，就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大屠场。

整整有半晌，他不言不语，默默地凝视着被火光映红了的天空，铁似的下颚不停地蠕动起来。最后，他把手一挥，从牙缝里迸出了一声低沉而坚定的命令：

“跑步，上山！”

三

夜。

无边无际的有云的黑夜。

馬石山下，熊熊的野火，一堆連着一堆，象一条火龙似的，把这座綿亘数十里的馬石山团团围住。在那燃烧着野火的地方，不断地响着混乱的枪声、人喊声、馬嘶声。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大拉网在这里收口了。三万多日伪軍和国民党部队象蒼蠅一样的麇集在火网的后面，无数支黑洞洞的机关枪口，从四面八方的一齐对着馬石山上，只等到天一亮，惨酷的屠杀就要开始了。

这时候，馬石山上到处在沸腾着惊慌的人声。在长滿了枯草的山坡上，在黑黝黝的深谷里，到处拥挤着仓惶无主的人们，到处是大人哭孩子叫一片慌乱。他們都是被鬼子从四面八方赶到这山上来的。他們有的是西面萊阳的，南面海阳的，东面文登、牟平的，北面福山、栖霞的，也有馬石山周围的当地人。現在，他們都被围困在这一座山上，望着那在漆黑的夜里，象火龙一样

的围绕在山下的火网，心里就象油煎的一样。事情是已经很清楚，随便一个什么人，只要站在山顶上向下一望，就会看出情势的严重性，就会想象到明天该是怎样的一个日子。

风，不停地吼着，山上的风，比山下的更其狂暴。

松林在呜呜地响着，发出了巨大的松涛声，更增加了人的烦恼。

战士们都围坐在山东坡的一个避风的石坑里，在整理着武器和行装。大老矫在黑影里熟练地把机枪的零件拆下来，擦灰上油，弄得叮叮当地直响。王魁在打绑腿，小刘在捆盘脚带。另外的几个战士也都在擦枪的擦枪，磨刺刀的磨刺刀。宫班长站在石坑的上面，在大风地里，定定地望着山下的火光出神。刚才，他们从山脚下一口气跑上了山顶，到处打听部队的消息。可是，从崖子一带来的人都說部队早在三天以前就转移了，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方向，他们就不知道了。宫班长想也许在山上能够找到另外的部队，可是，他们从西山坡到东山坡，轉了将近半夜，除去地方工作人员、民兵和一两个和部队失去联系的战士以外，根本就找不见部队的影子。这使得宫班长又高兴又害愁。高兴的是部队消息灵通，早已转移出去，没被敌人围在网里。愁的是这么一来，他们就更难找到部队了。根据每一次反“扫荡”的经验，我们的主力部队，总是在敌人到根据地来“扫荡”的时候，就到敌占区里去拔据点。现在，也许他们已经攻克几个据点了，可是，谁知道他们在哪里打据点呢？——不管他们在哪里打吧，反正是要继续去寻找的，反正不能在山上停着被消灭。于是，宫班长就下达了检查武器准备突围的命令。

一听说准备突围，战士们都兴奋起来了。

石坑里顿时忙乱起来，一种投入战斗之前所惯有的紧张而

兴奋的情绪籠罩着他們。这种情绪表现得最热烈的就是大老
矫。

“媽的，这回可說什么吧，”他拍着机枪說。“老伙計，这回你可要出点力啦！”

小张擦完了枪，沉默地坐在石坑的角落里，一句話也不說。

“你怎的啦，小张？”小刘关切地問道。

小张摇摇头，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面的山坡，仍然不說話。

“你想什么？”小刘在他身边坐下来，又問道。

小张默默地指着前面山坡上的一片慌乱的人群說：

“小刘，于大娘一家是不是也在这山上？”

“我估計她們一定在这山上的。”小刘說。

“她們怎么办呢？”小张叹了一口气，又沉默起来了。

“唉，被围在这山上的人多着呢。”小刘說。“我們應該想办法把她們帶出去。”

小张点了点头，說：

“是呀，我也是这么想。不知班长……”

正在这时，班长从山上坡下来了，看样子，他很激动。大声地問道：

“同志們，准备好了沒有？”

“准备好了！”大家一齐回答。

“跟我来！”

立刻，十条人影，一齐站了起来，跑出了石坑。可是，班长并不向山下走，却帶着他們往山上坡来了。战士們心里都很奇怪，但却沒有一个人問。走了一会，走到了一片松林的边上。班长指着一棵松树說：

“同志們，你們看。”

戰士們順着班長的手看去，只見在松樹的橫枝上，挂着一個黑乎乎的東西，大家不禁驚異起來，走近仔細一看，呀！原來是一個吊死了的老人。

“看見了嗎，同志們？”班長問道，他的聲音非常激動。

戰士們都沒有回答。悲憤占據了他們的全身，眼淚哽住了他們的喉嚨，大家的嘴唇顫抖着，都說不出話來了。不必作再多的說明，他們都知道這個老人是為什麼死的。班長揉了揉眼睛，大聲地問道：

“同志們，我們是什麼人的隊伍？”

“人民的隊伍！”戰士們一齊响亮地回答道。在這種時候，沒有一個人感覺到這問題問得突然和奇怪。

“對的，是人民的隊伍，”宮班長重複地說。“可是，同志們，你們看，這滿山遍野的老百姓，天一亮，敵人就要來屠殺他們了。同志們，我們能把他們丟給敵人屠殺嗎？我們能眼看着他們走投無路上吊自盡嗎？……”

“不能，不能，我們帶他們突圍！”還沒等到班長說完，小張和小劉就大聲地喊道。

“對，帶他們突圍！死也不能丟下他們！”大家一齊喊道。

“好，同志們，大家的決心很好，可是決心要下到底，不許動搖。要知道：現在幾萬敵人緊緊地圍住了我們，我們的人少槍少，也許把群眾掩護出去以後，我們自己倒出不去。同志們，到那時候，你們怕不怕？”

“別說了，班長。”大老矯從人叢中站出來，大聲地說。“怕什麼？孬種才怕哩。誰沒有自己的親人，誰沒有老婆孩子，我們能眼看着他們遭殃嗎？這還有什麼說的？我是共產黨員，為了國